

| 中 | 心 | 德 | 目 |

| 班 | 會 | 討 | 論 | 題 | 綱 |

尊重

接納不同族群、性別、文化

與學習方式。

1. 當同學的興趣、生活習慣或文化背景與大多數人不同時，可能會對班級互動帶來什麼影響？
2. 面對與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人，可以用哪些具體的行動去認識、理解他們的文化？
3. 如果同學需要和大家不同的學習方式才能學得好，你認為「公平」應該是要求他跟大家一樣，還是提供他不同的幫助？為什麼？

三民週記事

【共同部分】

9/18 班代大會(1) (12:30@三民樓 4 樓視聽教室)

週五夜間親職講座(19:00- 21:00@圖書館 6 樓國際會議廳)

【國中部】

9/14 七年級聯課活動含技藝性社團第一次上課(第 6 節)

八年級聯課活動含技藝性社團第一次上課(第 7 節)

國中部第 8 節輔導課與學習扶助開始上課

9/15 國中部防災(地震)演練預演(朝會@操場)

9/17 高關懷課間班開始

9/18 暑假作業抽查截止

9/18-10/5 七年級專輔入班宣導(1) (班週會@各班教室)

【高中部】

9/14 高中部輔導課、夜自習開始

9/16 圖書館利用教育開始

校內閱讀心得比賽收件截止(中午 12:30)

9/18 高中部防災(地震)演練預演(第 6 節@操場)

【發燒新聞】看見不同，讓每個人發光

(資料來源：國教署〈2026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優良事蹟系列報導〉；UNESCO〈Gender equality and education〉)

在一個班級裡，每個人的背景、興趣、能力、學習經驗與需求都不相同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所倡議的「融合教育」，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：教育應該看見學習者之間的差異，提供適合不同需求的學習機會。所謂「差異化教學」，並不是降低對學生的要求，而是在相同的學習目標下，允許學生透過不同的方式與步調抵達目標。

2026 年總統教育獎得主、嘉義市立民生國中的黃宥凱同學，自幼成長於清寒家庭，小學一年級時被診斷為過動症，由於專注力不足與情緒調節困難，讓他在學習初期常感到挫折，也曾因害怕失敗而退縮。然而，祖母以耐心與包容陪伴他成長，鼓勵他正向面對困難，成為他最堅定的後盾，同時，在師長的陪伴與支持下，他透過滑輪溜冰、羽球與田徑等訓練，多次於校內外競賽中獲得佳績。

他學會遵守規範、控制情緒，並在反覆練習中培養毅力與自律精神，也逐漸建立自信。他沒有因為和別人不同的學習特質而失去發展的機會，反而在適合自己的領域裡，看見了自己的可能性。當我們願意理解一個人的不同，差異就不一定是限制，也可能成為找到自己方向的起點。

真正的尊重，是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起點、特質與步伐。在共同的目標之下，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方法；在共同生活的校園裡，我們也可以保有不同的族群、文化、性別特質與學習方式。

世界之所以豐富，正是因為每個人都不完全相同。

接納不同，不是要我們消除差異，而是學習與差異相處，當我們願意聽見別人的聲音，也願意在共同的規範下，給彼此適度的自由與空間，就能讓每一個人都擁有成為自己的機會。

【好書報報】《你的獨特，我看見》從看見差異開始理解他人



（可借閱圖書館：蘆洲永平）

《你的獨特，我看見》收錄十九篇人物故事，從四個層次討論「看見差異」。

輯一、我看見：覺察人們在外表、生活習慣、性別氣質等外顯的差異，提醒我們重新看見那些被人忽略的重要價值；輯二、我思考：聆聽街友、移工、新住民、原住民、死囚的生命故事，深刻思考現今社會中，長期陷落在人數與價值差異的結構弱勢中的種種困境；輯三、我理解：選錄一些不斷在生活中試探、衝撞、切割、改變的自我追尋故事；輯四、我超越：思考真與假、是與非、生與死、當下與未來等哲學問題。

當我們只從身分或外表認識一個人時，很容易用簡單的標籤概括他；但當我們真正聽見他的故事，就會發現，每個人都有複雜而豐富的一面。例如，我們可能把一個人稱為「新住民」、「身心障礙者」或「外籍配偶」，但這些身分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。他可能同時是一位努力工作的父親、一個喜歡音樂的女孩、一名正在學習新語言的學生，也擁有自己的夢想、擅長的事情與害怕的事。

讀完這些故事，我們也可以想想：在校園生活中，我們是否曾因為一個人的族群、性別、文化背景，甚至學習方式與自己不同，就不自覺地貼上標籤？這些差異是每個人獨特生命經驗的展現。當我們願意放下成見、多一點傾聽，就能發現：差異並不會讓我們更加遙遠，反而能讓我們學會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世界。

【藝文展覽】黯像：看見不見

（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館 2F、3F，日期 2026/05/22 – 2026/10/26）



《黯像：看見不見》免費開放學生參觀，展覽分為「凝視之界」與「無視之覺」兩部分，邀請觀眾重新思考視覺、身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。其中「凝視之界」展出多位視覺障礙攝影師的作品，倘若攝影不再是明眼人專有的優勢媒介，那麼，攝影也不必全然全仰賴視覺。

研究發現，當視覺輸入中斷時，大腦皮層區域的神經塑性（Neuroplasticity）便會轉向支援聽覺與觸覺，因此，盲人可透過回聲定位、物體震動和空氣流動等細微變化，在腦中「畫」出空間的輪廓與深度，攝影師透過聽覺、嗅覺與空間感等感官填補的過程，在腦中建立心像（mental image），證明攝影的核心不只是眼球的光學運作，更是心靈的感知。由此來看，「黯像」不只讓我們看見「看不見」的世界，更讓我們發現許久「不見」的世界——那些因過度仰賴視覺而被遺落的感知經驗。

這不禁讓我們想一想：「一定要用和大家相同的方法，才能做好一件事嗎？」在學校裡也是如此。有人喜歡自己閱讀，有人需要老師講解；有人看文字就能理解，有人需要圖片或影片；有人喜歡安靜思考，有人透過討論才能產生想法。不同的學習方式，不代表誰比較聰明或比較笨，而是每個人都有自己認識世界的方法。

當你看到一個和自己不同的人，也許可以先問自己：「我看到的，是他的全部嗎？」

藝術有趣之處，就是它不會急著告訴你什麼是對的。有時候只是把一個陌生的故事放在你面前，讓你先看見、先感受，然後開始思考：「如果我是他，我會怎麼想？」

發行單位：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學生事務處 發行人：彭盛佐校長

總編群：陳玫琪、陳美心、謝秀均

出刊日期：115 年 9 月 15 日